

风花

〔日〕川上弘美 著
李萍 译

風花



风花

「日」川上弘美 著
李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花/(日)川上弘美著;李萍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142-4

I. ①风… II. ①川…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0757 号

KAWAKAMI

by KAWAKAMI Hiromi

Copyright © 2008 KAWAKAMI Hiro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KAMI Hiro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788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王皎娇

封面设计:董红红

风花

〔日〕川上弘美 著

李萍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书经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92,000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42-4/I·4055 定价:28.00 元

目 录

风花	\ 1
夏雨	\ 21
大寒	\ 41
立春	\ 61
春昼	\ 81
夏至南风	\ 101
阿檀	\ 121
文月	\ 141
夕風	\ 161
小春	\ 181
松内	\ 201
冬庭	\ 223
下萌	\ 243

风

花

东京车站，野百合一脸茫然。

约好在新干线的检票口见面。说是一点十六分的山彦号，一点钟左右来就行，于是她就冲着东北新干线的检票口去了，可哪儿是东北线，哪儿是东海道线，哪儿是长野线，完全搞不清楚。

野百合很少乘坐新干线。结婚以来的这七年间，她几乎未曾离开过家。身为系统工程师的丈夫卓哉，工作不规律，难得休上一个完整的假期，这也是原因之一。

她约的人是阿真。真人是野百合的母亲圭子最小的弟弟，算是野百合的舅舅，可姐姐圭子与小弟真人之间年纪相差了十三岁，因而真人就像是野百合的半个兄长。从小起，他们俩之间就阿真，小百合地这样叫着。

真人在埼玉开了一家渔具店，生意很是兴隆，之后又开了一家分店。他有两个女儿，一个读中学，一个读高中。育儿工作告

一段落后，妻子孝子一手接管了分店。据说近来分店的生意甚至超过了真人所在的总店，由此孝子的商业才干可见一斑。

野百合停下脚步，看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十分钟。抬起头，面前有一家咖啡店，两个身穿藏青色西装的男人，还有一个身穿暖融融的红色毛衣的男人正背对着她喝着咖啡。为什么西装多是藏青色和灰色的呢？野百合曾问过卓哉这个问题。卓哉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最终回答说：“那两种颜色卖得最多吧？”

他接着又笑着说：“原因不明。”野百合也跟着笑起来。那时的她还没有得知里美的事情。

“阿真！”野百合叫了一声。

红毛衣转过身，也叫起来：“小百合。”

真人和野百合已有两年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上次见面是在真人的父亲，也就是野百合的外公野濑庄一的葬礼上。

“阿真，你一点儿也没变呢。”

“我们不是前一阵子刚见过吗？”

“前一阵子？都有两年了呢。”野百合低声说。真人扬起眉，说：“两年快得很。”

“小百合你喝咖啡吗？”真人问。野百合摇摇头。真人把胡乱塞在柜台下面的茶色皮夹克重新穿在身上，站在了野百合身旁。

“真好闻。”野百合说。真人歪着头，说自己没用古龙香水，

也没用发胶。

“是皮革的味道。”

真人嗯了一声，而后从皮衣口袋里摸出车票，递给野百合。检票口就在眼前。野百合犹豫着，不知该把乘车券还是特急券投进自动检票口。站在后面的陌生男子不耐烦地咂着嘴。看着随后而来的真人在旁边的检票口把两张车票合在一起放了进去，于是野百合也慌忙把两张票都塞了进去。

“怎么了？”看野百合过了检票口后站在那里不动，真人问她。

“对不起。”野百合说。

“道什么歉啊？”真人笑了。“对不起。”野百合又重复了一遍，“刚才……”她又接着说。“刚才怎么了？”真人问她。

野百合刚张嘴要说，这时，站内广播大声响了起来。“疾风”十五号列车还有一分钟就要发车了，请乘客们抓紧时间上车。

“什么？”真人大声询问。“刚才，我很害怕。”野百合低声说道。可她的声音被淹没在了广播声中，像是并没有传到真人的耳朵里。野百合跟在真人身后，上了山彦号的第十号车厢。一进入车厢，广播的声音立时小了许多。

真人在车厢中部靠近过道的座位上坐好，然后指着靠窗的位置招呼野百合。“小百合，这里。”野百合答应着，把带来的黑色尼龙提包放到行李架上。“阿真，你怎么没行李啊？”野百合问。

真人点点头。“我只带了一条内裤。”说着，他从皮衣的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叠得小小的黄绿色的东西打开来，竟是一条黄绿色的低腰比基尼内裤。

“别闹了！”野百合说。真人并没有笑，而是一本正经地把那东西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到口袋里。“刚才，我好害怕。”野百合在座位上坐好，又把刚才的话小声重复了一遍。真人“嗯”了一声，又轻声说，“小百合，换发型了？”野百合微微点点头。

“哐当”列车晃动了一下，静静开动起来。“没有发车铃啊。”野百合说。“最近发车不是都不响铃的吗？”真人回答。刚才，好可怕，就像是手里拿的小镜子“啪”的一声没有任何预兆地碎掉一样，好可怕。不过，野百合并没有说出声，只是在脑海里试着用语言把刚才的感觉形容出来。

野百合把视线投向窗外。远处的天空里，有沙粒般大小的鸟群在那里盘旋。“好想去温泉啊。”野百合懒洋洋地说道。“我可一点儿都听不出你想去呢。”真人笑起来。“是啊。”野百合垂下头说，实际上我并不是很想去。

真人又笑了，随即他突然一脸严肃，拍了拍野百合的肩膀。野百合抬起头，想对真人笑笑，可又笑不出，甚至都半哭了起来。新干线驶离了市区，加快了些速度。

里美是卓哉的情人，三年前开始了和卓哉的交往。她，是卓

哉的同事，比卓哉晚五年进公司。

野百合是因为一通匿名电话而得知里美和卓哉二人的关系的。

“就像是部蹩脚的电视剧，阿真。”当把事情向真人讲述完后，野百合感叹道。

“世上真有这种事啊。”真人也礼节周全地表达了感慨之意。

接到电话的那天晚上，卓哉不像往日，回来得很早。野百合跟他说起了电话的事。她并不是想就此质问卓哉和里美有无关系，只是不知该如何应对，也还没有打定主意要把此事闷在心里，因此就说了出来。

“作为一个女人，小百合你做得有些欠妥啊。”对于野百合的做法，真人也是很客气地发表了意见。嗯，野百合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卓哉没有否认和里美的关系，而且还隐约透露出想离婚的意思。野百合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儿望着卓哉的脖颈。第二天白天，里美打来了电话，约野百合直接见面。

“常规情节啊。”真人感叹着。嗯，野百合又点点头。

里美是个很爽快的人。她说她喜欢卓哉，可并不希望他和野百合离婚。即便是离婚了，她也无意和卓哉结婚。如果野百合希望她和卓哉分手，也可以，不过需要些许时间。

野百合被里美这番公务似的言辞给骇住了。“决定由您自

己来做。”里美留下这句面对客户时常见的用语，就随即离席而去。

束手无策的野百合，就这样过了一周时间。就是在那时她把事情跟真人讲明了。卓哉在那之后总是缄口不言。无论是野百合问他“现在和里美还常见面吗？”，还是问他“要是我说希望你能跟里美分手，你会分手吗？”，他都是绷着脸，沉默不语。

“他是想，一旦说了什么，就意味着最终的决定了吧？”野百合喃喃说着，真人把头一歪。

“要是那样，卓哉他这个人活得可够辛苦的。”

听真人这么说，野百合“嗯？”了一声。真人稍稍面露窘色，接着说：“他是那种看重承诺的人吧？”

说话时的真人不时地摸着下巴。十年前，真人在下巴和鼻下蓄过胡须。他的一次出轨（或许他是真心真意的，可在被他太太发现后，他和那人就立刻断绝了关系，因而不问事实如何，从结果来看，一律要算是“出轨”吧，野百合那时曾这样想过）曾成为亲戚们之间的话题，就发生在他留胡须的那段日子。

卓哉的沉默，最终使事态处于胶着状态。那之后，再也没有接到里美打来的电话，野百合也没有跟里美联系，虽然有里美的手机号码、邮箱地址。

里美所要求的“决定”，野百合自己也不知该给出怎样的答案，两个月的时间就这样缓缓过去。

他们在新花卷站下了车，坐上公车。

“温泉那里也可以自己做饭哦。”真人说。在新干线上睡了一会儿，野百合还有些迷迷糊糊的。途中，有三个中学生上了车，虽然是周六，却穿着校服，只有一个人身穿运动衫。

三人口中不时谈论着“那家伙”。“那家伙”，听起来像是在说一个女孩子。听三人都很在意的语气，想必应该是一个私下里在男孩中颇具人气的女孩吧。

“阿真你不再谈恋爱了吗？”野百合问。

“谈也可以，不过觉得挺麻烦的。”真人回答。

“是因为得瞒着家人吗？”

“不是说那个，是因为会兴奋、不安，或是一下子坠落悬崖，这些情绪挺麻烦的。”

坠落悬崖？野百合睁大眼睛看着真人。真人连连摆手，快速地说了一句什么。

好一会儿，野百合才反应过来，喃喃地重复说，是比喻啊。真人随着车身的晃动而摇摆着，有些昏昏欲睡。

他们在终点站下了车，面前是一家豪华酒店。那是一幢崭新的五层楼建筑，门前广场上停着两辆迎送车辆。真人说自己做饭的话住一晚一千五百元，可看这里那么豪华，仅是入住恐怕也不止一千五百元吧。

真人从皮衣口袋里掏出记事本翻了翻，然后大踏步向前走。他并没有进入那幢五层楼的酒店，而是绕到了酒店后面。野百合把尼龙提包夹在腋下，也追了过去。酒店后面有一条羊肠小路，迂回曲折地伸向远处的田地。

走了一会儿，看见一幢两层的木结构的旅店，房屋狭长，中间位置有一扇玻璃门，那里是玄关。

“像是老电影里常出现的旅店呢。”野百合说，嘴边呵着白色的雾气。

“这家店，战前就有了。”

“不会遇到志村乔^①吧？”

“不过才三十多岁，你还知道这么老牌的演员啊。”真人说。“嗯，以前小卓常给我借些老片子来看。”野百合说着打了一个喷嚏。

推开玻璃门，里面是一间泥土地面的大屋，一个穿着毛线袜的女人走了出来。“我叫野濑，曾预约过的。”真人说。女人低头行了一礼，从一旁的纸箱里拿出两双拖鞋摆在我们面前。

“像是学校的体育馆呢。”走在走廊里，野百合悄声跟真人说。

^① 日本著名电影演员（1905—1982）。

“什么？”

“拖鞋。几十双就那么擦在一起塞在纸箱里。”

是吗，真人回答。前面带路的女人回过身来，“这里是浴室。晚上八点半到十点是女浴室，其他时间男女都可以使用。”

“没有单独的男浴室吗？”真人问。女人指着房屋的最尽头，说：“自炊栋的尽头有一处小型男浴室，还有一处女浴室。”

浴室好多啊，真人赞叹着。女人点点头，说因为这里是温泉。野百合笑了。女人也扬起嘴角，不过眼睛里并没有笑意。野百合心想，一定有许多人说过同样的话。同样的回答，她也不知说了多少遍。

房间面山。打开窗户，可以清楚听到河水流过山间的哗哗声。真人从衬衫口袋里拿出香烟点着火。

“你不是戒烟了吗？”野百合问。

“又抽上了，一天三根。”

“不会再多了吧？”

“很怪吧，三根就打住了。”

烟雾向窗外飘去。“我和你住一个房间吗？”野百合问。“啊，对了，预约的时候，忘了说要两个房间了。”真人不紧不慢地说着，然后拿起房间里的电话。

“还有空房间吗？是，晚饭在一起，是，六点可以。”听真人打着电话，野百合从尼龙提包里拿出连衣裙挂在衣架上。

“过去这个叫做阿帕帕^①呢。”卓哉曾这样说过这件连衣裙。连衣裙是鹅黄色的，野百合很喜爱它，已穿了五年了。

很快方才的那个女人过来了，带真人去了另一个房间。临走时，真人说了句“一会儿见”，野百合也回了他一句“一会儿见”。女人听着他们的对答，又扬起了嘴角，不过眼睛里依旧没有笑意。

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决定去自炊栋看看。

沿着走廊一直前行，建筑内的墙壁出现了变化。之前的墙上贴着光洁的白色壁纸，从那道界线起变成了裸露的木板条，房间的门也从之前带有把手的拉门，变成了简单的隔扇。看来那里是带膳食的住宿与自炊住宿的分界线。

“有人住在这里治疗风湿什么的吧？”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家附近一家快餐店的老板夫妻俩，说是每年夏天都要歇上一个月，到自炊的温泉旅馆里住着放松放松。”

真人一边透过敞开着的房门向里面张望着，一边说。只见房间里面除了一台小电视机、一张小桌子之外，还有一只旅行包靠在一角，再就只有一个空空的酱油壶孤零零地放在榻榻米上。

^① 宽松式连衣裙的旧称。

“把饭店歇了业去旅行，然后又在异地做饭啊？”野百合微微一笑。

“两个人的饭还不是小菜一碟？”真人也扑哧笑了起来。

二人从一个又一个房间门前走过，来到了走廊尽头。那里有一扇小门，可以通到外面。换上放在门边的便鞋来到外面，天空里正飘着零星雪花。

“该再穿厚点呢。”真人说。

“阿真，我是不是该离婚呢？”野百合突然问。

真人没有回答，像是在思考。雪花，似乎比空气还要轻，只在空中飘摇，不肯落下。

“这个就叫‘风花’来着吧？”真人说。

“对于现在的我，这个太过于情调了。”

“坏了，选错地点了。”

“没什么，我已经醉在其中了。”

真人与野百合并肩走着。路那头连着山边的一座小桥。从外面眺望自炊栋，只见几个房间外面晾晒着衣物。那些裤袜、运动衫都灰突突地曝露在寒风中。

“小百合，你想离婚吗？”真人轻声问。

“不知道，所以才问你的呀。”野百合回答。

“也是啊。”真人说着，拉起野百合的手。“阿真的手好凉啊。”

野百合说。“小百合你的手很热呢。”真人说。“手热的人心冷。”